

# 黄帝的咒语

作者：呼延云

## 目录

1. [封面](#)
2. [版权信息](#)
3. [第一章 断死奇术](#)
4. [第二章 一颗头骨](#)
5. [第三章 邪尸之约](#)
6. [第四章 群起攻之](#)
7. [第五章 地穴论史](#)
8. [第六章 一根尺骨](#)
9. [第七章 杀气重重](#)
10. [第八章 断死要诀](#)
11. [第九章 停职审查](#)
12. [第十章 亲历断死](#)
13. [第十一章 一句谎言](#)
14. [第十二章 在劫难逃](#)
15. [第十三章 营救老马](#)
16. [第十四章 溪香密档](#)
17. [第十五章 蔚山原则](#)
18. [第十六章 尸体失踪](#)
19. [第十七章 活人解剖](#)
20. [第十八章 假作自缢](#)
21. [第十九章 真相大白](#)
22. [第二十章 雨后大地](#)
23. [修订版后记](#)

## 版权信息

书名：黄帝的咒语

作者：呼延云

出版社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4-01-01

ISBN：9787513353816

品牌方：新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## 第一章 断死奇术

邪魔中风卒死，尸多肉色微黄，口、眼合，头髻紧，口内有涎沫，遍身无他故。

——《洗冤录·卷之四（病死）》

午夜两点，黄静风推开太平间的玻璃门，看见那个人正在吻一具尸体。

靠着墙的冰柜上布满了铁锈。冰柜被肢解成无数个格子，其中一面恒温柜门大开着，冷冻屉被拉出大半，冒着滚滚的白色寒气，躺在上面的一具尸体被掀开蒙着的白色布单，露出挂着霜的脸孔。

一根大管灯悬在天花板上，放射出白得过分的光芒，以至于墙壁、地板，乃至那具被曝光的尸体都绿莹莹的。

这一切已经够诡异的了，现在居然还有一个人站在那具尸体前深深地躬下腰，脸几乎贴在尸体的鼻尖上，活像与它接吻似的，这就尤其不可思议了。

而且，明明听见黄静风走进来的脚步声，那个人却纹丝未动。

黄静风看着他。

很久很久，那个人把鼻子对准尸体微微张开的嘴唇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抬起头，又黄又瘦的脸上浮现出无比陶醉的神情。

“什么味道？”黄静风问。

“有点腥，有点苦，还有一点点甜……这是死亡的气息，就像雨后的大地！”那人扶了扶眼镜，络腮胡子涌现出一丝笑意，大步走上前来，伸出手要与黄静风相握。

自从做了殡仪工，黄静风就基本不和人握手了，即便是老乡聚会上，他也有意不让自己那双触摸过无数具尸体的手碰到别人。

但是现在，既然对方这么主动，他就却之不恭了。

他紧紧地握住了那个人的手，还像补偿什么似的故意用了点力气，感觉到对方的掌心热烘烘的——看来这个深夜在太平间开尸体赏析课的家伙是人不是鬼。

“我叫段石碑。”长着络腮胡子的家伙微笑道，“你好像一点也不怕我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怕你？”黄静风问。

这个问题倒把段石碑问住了，他想了想说：“三更半夜的，我没和你这个值班的殡仪工打招呼，就擅自来到这座位于医院地下一层的太平间，跟一具尸体亲密接触，你走进来看到了，不觉得吓人吗？”

“我刚才出去上了趟厕所。”黄静风说，好像解释一下擅离职守的原因，比解释自己的胆量更加重要，然后指了指堆在门后角落里的香烛、纸花和盛着纸灰的铜盆，“以往，也有死者的亲友来吊唁或瞻仰遗容什么的，只是他们很少来得这么晚，也很少像你和死者凑得那么近。”

段石碑点了点头：“可是你不认识我啊，毕竟，初次见面，又是这种环境……你甚至不知道我是人是鬼。”

“反正你不是人就是鬼，对我都无所谓。”黄静风打了个哈欠，小小的眼睛里挤出疲惫的泪水，“抬尸体的跟送快递的差不多，无非发货地是阳界，到货地是阴间——而且我只要知道送货人是谁就行了，不需要收货人签字。”

“你干这行多久了？”段石碑问。

“半年多了。”

“工资高吗？”

“两千多吧——不算那些冥钞。”

段石碑一笑：“看来你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。”

“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是真的。”黄静风走到那个冷冻屉前，把掀开的白色布单重新覆盖在死者的脸上，然后问段石碑：“你还需要再和他说说什么告别的话吗？”

“我不认识这个人——这具尸体。”段石碑说。

“哦。”黄静风把冷冻屉推进了冰柜里，那些白色的寒气也像长长的舌头一样缩了进去。

段石碑说：“你就不想问我点什么？”

黄静风摇摇头：“你想，我也许会问你：你是谁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去亲或者吸那具尸体？可是这些其实都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只是个殡仪工，我来应聘这份工作纯粹是因为这份工作比较好找，没那么多人和我竞聘，应聘条件只要胆子大、有力气就可以了，更重要的是我服务的客户从来不跟我提意见——比如责备我抬他们的姿势不标准，或者他们的床板太硬、睡觉的房间温度太低——当客户不爱说话的时候，我想我保住这份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闭上嘴巴。”

段石碑眯起眼睛，狭窄的眼皮间放射出欣赏的光芒。“对不起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想给你介绍一份兼职——无须竞聘、人事关系简单，客户很少提意见，不需要收货人签字。”

黄静风一副兴趣不大的样子：“说说看。”

段石碑从黑色的风衣里掏出一份皱皱巴巴的报纸，打开，指着上面一张照片说：“你还记得这个人吗？”

黄静风接过来看了看，照片上是一辆撞在树上的出租车，右前脸儿完全变了形，活像是刚出锅的一大坨金属麻花，透过脏兮兮的车窗，隐约能看见司机歪在肩膀上的一张圆滚滚的脸，闭着眼睛，神情十分痛苦。

照片的题目是——《今晨一出租车司机猝死街头》。

似乎有一点印象，又似乎什么印象都没有，黄静风摇了摇头。

“提示一下，上周五，早晨，在你们医院门口。”段石碑说。

啊，想起来了，是那辆险些撞到自己的出租车！

当时他刚刚下了夜班，走出医院大门，在旁边的早点摊上买了一份鸡蛋灌饼，一边啃着，一边揉着酸涩的眼皮过马路，就听见“嘎吱”一声，一辆出租车在距离他小腿不到两寸的地方停了下来，司机摇下车窗，探出头就骂：“你找死啊！”

他冷冷地看了那司机一眼，说了一句话。

我说了什么来着？

“你说——我看你活不过今天早晨。”段石碑仿佛看穿了他的思绪，提示道。

哦，对，没错，我是对他说——“我看你活不过今天早晨”。

那个司机气得不行，掀开车门就要跳下来跟自己动手，多亏后座的那个急着赶路的乘客催他快走，他才

骂骂咧咧地恨恨而去。

“我当时就坐在那辆车里，坐在车里的那个乘客就是我。”段石碑指了指自己的鼻尖，“而且，他撞到树上的时候，我还在车里。”

黄静风惊讶地看着他：“你的意思是说——”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的预言很准确，甚至可以说是精确。”段石碑说，“你说他活不过那天早晨，结果他开出去没有一里地就撞在了一棵树上，警察赶到时，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了……”

“死因是什么？”黄静风指着报纸上的照片问，“总不至于是撞死的吧，看上去他没有外伤啊。”

“难道你不知道他的死因？那你凭什么说他活不过那天早晨？”

“嗨，纯粹是我一时生气，信口瞎说的。”黄静风说。

“这样啊……”一丝失望的神色划过段石碑的脸，他慢慢地转过身，向太平间的外面走去。当他把手掌贴到冰凉的玻璃门上准备向外推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黄静风的声音：“我说，那个司机不会死于心梗吧？”

段石碑猛地回过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刚才我说，那时纯粹是一时生气，信口瞎说，也不准确。”黄静风的眼神有点恍惚，像是在整理混乱的思绪，许久才说，“虽然事情发生只有几秒钟的时间，我也只看了那个司机两三眼，但是有些感觉就像……就像天空中一下子打起了无数道闪电，却击中了同一棵大树，那棵大树就是我的判断：那个司机看上去体形肥胖，很不健康，一般人愤怒的时候，应该是脸涨得通红才对，可是当时他面色苍白，嘴唇发青，左手捏成个拳头死死地抵着胸口，额头上还有几滴汗珠——这大冷天的，他又是个开出租车的，差点儿撞上人就会出一身冷汗？不至于——而这些都是心梗即将发作的先兆。”

段石碑盯着他问：“就算是他的心梗要发作，你怎么敢断言他活不过那个早晨呢？”

“咱们站的这个地方叫太平间。在这里值夜班的人一向只读两种书，一种是佛经，一种是医学，说到底都是给自己找个东西壮胆，我选择了后者。”黄静风说，“报纸上说过，凌晨四点到早晨八点，好比在人体内突然吹响了起床号，交感神经猛地兴奋了起来，血压上升，心跳加快，血液黏稠度增加，极易导致粥样硬化斑块破裂，形成血栓，如果一个人本来就冠状动脉狭窄，那么血栓会阻塞冠状动脉，引发急性心梗。再说直白一点，心梗在寒冷的早晨特别容易高发，而那天又偏偏是个有点冷的早晨，那个司机已经有征兆了，所以我才说了那句‘我看你活不过今天早晨’。”

“既然知道他要发生心梗，几步远就是医院，你为什么不建议他去医院看病呢？”

黄静风笑了一笑，笑得有点残忍。“我说了，他会信吗？”他伸出手，指着那一排冰柜，“这里面躺着的，生前恐怕也有不少人会告诉他们，少抽几根烟，少喝几瓶酒，开车注意限速，有病早点儿去看不要拖成大病……可是谁会听呢？该死就要死，拦也拦不住。”

段石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他抬起头，看着天花板上那根长长的管灯，也许是使用时间过长的缘故，通体已经发黑，像一段在火中燃烧的大腿骨……滋滋滋，滋滋滋，明明是电感镇流器里矽钢片的共振，听起来倒仿佛是大腿骨上没有剔干净的脂肪在燃烧。

这么看起来，太平间的天花板原来比地面的颜色要深一些，比那排冰柜的颜色也要深一些，白的地方发灰，灰的地方发黑，黑的地方发墨绿，一起影影绰绰地悬浮着，想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，难道是那些来不及飘出去的魂灵依附在上面？

“也许，就是这么回事吧。”他对着那些若有若无的悬浮物说了一句，慢慢地收拢了下巴，对黄静风说，“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叫段石碑。”

黄静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毫不介意他把自己的名字重复一遍。

接下来，段石碑说出了自我介绍的后半段话：“我是一位断死师。”

“断死师？”黄静风咀嚼了一下这三个字，然后困惑不解地问，“——是什么啊？”

“人类有史以来最古老最隐秘的职业之一。”段石碑说，“大凡古老而隐秘的职业，总要认个古老而隐秘的大人物当祖宗，我们这一行也不例外，我们的祖宗是黄帝——就是写《黄帝内经》的那个黄帝……”

“不带这样的。”黄静风皱着眉头说，“所有中国人的祖宗都是黄帝，不能把这个祖宗霸占成你们一家的。再说了，我姓黄，认祖归宗的时候保不齐比你们还要近一些。”

段石碑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我还没说完呢，我们的祖宗是两个人，一个是黄帝，一个是岐伯，因为他们两位在《黄帝内经》中的一问一答，奠定了断死师这个职业的全部基础。”

“看来你们和中医也要抢祖宗。”黄静风说。

“准确地说是拥有同一个祖宗，但干的是不一样的事儿，中医负责治病，而我们只管断死。”段石碑干笑了两声，“你看过《黄帝内经》吗？”

黄静风摇摇头：“比我老的书，我都看不懂。要是有人写个《黄帝时的那些事儿》，没准儿我倒会买一本。”

段石碑耸耸肩膀道：“那我就大致和你说说吧。一直以来，人们都认为，《黄帝内经》是一本讲中医养生的书，其实，书中相当多的内容讲的是‘断死’。

“比如，在《素问·玉机真藏论》中有这么一段话。”段石碑凝神片刻，源源不断地背诵道：“大骨枯槁，大肉陷下，胸中气满，喘息不便，其气动形，期六月死，真藏脉见，乃予之期日。大骨枯槁，大肉陷下，胸中气满，喘息不便，内痛引肩项，期一月死，真藏见，乃予之期日。大骨枯槁，大肉陷下，胸中气满，喘息不便，内痛引肩项，身热脱肉破肚，真藏见，十日之内死。大骨枯槁，大肉陷下，胸中气满，腹内痛，心中不便，肩项身热，破肠脱肉，目眶陷，真藏见，目不见人，立死。”

阴冷的太平间里，看着段石碑的络腮胡子蠕动着，抑扬顿挫地背诵一句话一个“死”字的古文，不禁令人如置身古墓一般毛骨悚然。黄静风愣了很久，才说：“您背得很好，但是我听不懂，您能不能给翻译一下？”

段石碑点点头道：“可以。但是全文翻译太长了，我大致给你讲讲吧，这段话的意思是：一个人突然消瘦，形容枯槁，喘不上气，呼吸时身体颤抖，六个月内必死；如果这样的身形，胸中的疼痛牵引到了肩颈，一个月内必死，如果这样的身形，不仅胸中的疼痛牵引到了肩颈，还全身发热，肘部和膝盖的肉有所脱落，十天之内必死！如果有上述的一切表象，且眼眶下陷，腹中疼痛，眼睛失去神采，那么死亡就是转瞬之间的事情了。”

黄静风听得目瞪口呆。

“神奇吧，这样神奇的文字还有的是。”段石碑不无得意地说，“再给你背几段，出自《灵枢经·经脉》篇，这一篇讲的是十二经脉和十五络脉的同行部位及病变，所以有很多涉及断死的内容。比如‘面黑如漆柴者，血先死，壬笃癸死’‘脉不荣则肌肉软，肌肉软则舌萎、人中满，人中满则唇反，唇反者肉先死，甲笃乙死’‘筋急则引舌于卵，故唇青、舌卷、卵缩，则筋先死，庚笃辛死’‘五阴气俱绝，则目系转，转则目运，目运者，志先死，则远一日半死矣’！”

又是一连串的“死”，当然黄静风也依旧听不懂。段石碑看着他懵懵懂懂的模样，笑道：“这段话的大致

意思，是说了几种死亡的征兆和时间，比如面色黑得像烧焦的柴火，是血脉枯竭的征兆，壬日病重癸日即死；口唇翻卷是肌肉死亡的征兆，甲日病重乙日即死；口唇发青、舌头上卷、阴囊收缩是筋绝的征兆，庚日病重辛日即死；五脏阴精的气断绝了，眼睛就会眩晕，什么都看不清楚，这时最迟一天半以后，人就会死。所以，明代御医王九达在点评《素问·决生死论》这一篇时，用一句话点明了断死师这一职业的功能和性质——‘决生死，辨别孰为死，孰为不死也’。”

“孰为死，孰为不死……”黄静风呆呆地重复了一遍。

段石碑说：“那么，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断死师呢？《黄帝内经》中也提到了，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中说‘切脉动静，而视精明，察五色，观五藏有余不足，六府强弱，形之盛衰，以此参伍，决死生之分’。说的是诊脉时观察病人眼睛的神气，观察五色的表现，发现病人五脏的有余和不足，六腑的强弱，形体的盛衰，就能决断生死。”

黄静风皱了皱眉头：“可是这些，不就是中医的‘望闻问切’吗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，中医是一种医术，更是一种文化、一种哲学，无所不包，博大精深，因此，学好了中医，不仅仅能治病养生，还能治国利民，性价比是非常高的。”段石碑认真地解释道，“所以，历史上的许多名医，既是治病救人的圣手，也是治国兴邦的官员，同时还兼任着断死师——只是对最后一个职业身份，他们不大愿意张扬就是了。而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处理不同的事务时，往往会运用到相同的职业技能，比如‘望闻问切’。好比你会用电脑，并不一定就是搞IT的，还可以做文秘、做媒体、做教师，甚至当自由撰稿人。”

黄静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：“照你说的，断死师这个职业还真的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，但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啊？”

段石碑叹了口气：“汉朝以前，一个医生往往兼任着祝由和断死师，诊所门口挂个牌子，从右到左会依次写上‘疗疾病、祝由科、断生死’。都怪董仲舒那老小子弄个什么《举贤良对策》呈给汉武帝，把《论语》变成了指定教材。孔夫子不是说‘未知生焉知死’吗？这话的意思是说：活人的事儿还没整明白，瞎鼓捣什么死人啊！从此，断死师就成了个只能干不能说的职业，清末民初，西方科技进入中国之后，更是被当成封建迷信，日益衰落，到了现在，跟祝由师、郭先生、赶尸术士一样，都接近失传啦……”

黄静风将信将疑道：“难不成扁鹊、张仲景、华佗、李时珍他们都做过断死师？”

“岂止他们四位。王充、袁天罡、李淳风、李虚中、刘伯温，叶天士、薛生白，这些人也都是赫赫有名的断死师啊！”

这么多名字，黄静风只听过一个刘伯温。“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你给我讲讲他们做断死师的事迹好不好？”

“我来这里，不是给你讲故事的。想听故事，将来再说。”段石碑说，“现在我倒要考考你，你听我给你讲了这么多，能不能下个定义——什么是断死师？”

午夜、太平间、茕茕孑立、形影相吊，突然冒出个人来和自己聊些玄之又玄的话，打发这周遭都是死尸的漫漫长夜，本是一件颇为有趣的事，谁知还有个课后作业埋伏在后面，黄静风有点郁闷，仔细想了想说：“就是一种职业，通过望闻问切的方法，判断一个人什么时候死……”

“望闻问切，那是中医诊断的方法。”段石碑有点不耐烦，“现代意义上的断死师，在断死时采用的方法要比望闻问切更加丰富，这个我将来会慢慢地教给你，而且，一位优秀的断死师，绝不仅仅是判断出一个人的死亡时间那么简单，还要精确地预测出这个人死亡的地点和方式，这些将来我也会慢慢地教给你。”

“教给我？”黄静风一时间有点瞠目结舌。

段石碑点点头说：“对啊，刚才我不是和你讲了，我要给你介绍一份新工作——就是把你培养成一位断死师啊。”

黄静风呆若木鸡，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行吗？”

段石碑笑道：“从事任何一个职业，你觉得成功最需要的是什么？”

黄静风说：“有一本书叫《成功来自细节》，成功大概就是把每个细节做好吧。”

“不，至少不完全是这样！”段石碑挥了一下手，“我来告诉你，做任何职业，成功最需要的是——天赋！”

“天赋？”

“对，天赋。”段石碑说得有点口渴，坐到一把椅子上，顺手拿起了不知哪位遗属祭拜死者时留下的苹果，在风衣上擦了擦，吭哧就咬了一大口。“做什么行业，你只要拥有超人一等的天赋，就一定会有超人一等的成就。好的警察，闭着眼也能从犯罪现场闻到凶手的气息；好的厨师，不用尝就知道哪道菜咸了哪道菜淡了；好的老板，往办公桌前一坐就能预料到今天生意会赚还是会赔……这些都不是后天勤奋的结果，而是一种天赋——没有天赋，你就是去演AV都演不出那种效果。”

“这个我十分同意！”黄静风钦佩地点了点头，“您的意思是说，我具有演AV——不是，做断死师的天赋？”

“凑合吧。”段石碑已经吃完了那个苹果，把苹果核啵啵一声扔进铜盆里，又拿起一只梨啃了起来，“至少在上周五的早晨，你在刹那之间对死亡表现出的惊人的感知力和洞察力，令我大吃一惊。我觉得你有做一个优秀的断死师的天赋，就在这医院附近转悠了好几天，都没有找到你，后来才想到你可能是上夜班的，才特地登门拜访，不过一进这里我就明白了你的天赋从何而来——”说到这里，段石碑将右手向那排冰柜一摆，“每天泡在死人堆里，时间久了，就算隔着一道车门，也能感觉到那个出租车司机行将就木吧！”

黄静风狠狠地想了一想，摇摇头说：“我怎么没觉得我有你说的什么天赋呢？”

“不错啦。”段石碑把梨核啵啵一声又扔进了铜盆里，“别以为中国人多基数大，就什么人才都有，不信咱们数数在中国有几个够条件做断死师的：第一是不怕尸体的，这基本上就淘汰十三亿九千万了；第二是不怕我的，我的意思是在午夜见到陌生人出现在太平间而没有尖叫的，这又得淘汰九百九十九万；第三是能无意中说出几句话就断人生死的，这又得淘汰九千九百九十人吧——我数学不大好，还剩多少人？”

数学也不大好的黄静风掰着指头算了半天：“好像……还剩十个人吧？”

“你瞧瞧！”段石碑一拍大腿，“我在十四亿人中找到你，这有多么的不容易啊！”

黄静风望着他，同情地点了点头：“我能问个问题吗？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断死师这个职业，听起来还不错，历史悠久、色彩神秘，但是——他到底有什么用啊？或者我说得再直接一点，你说这是个职业，可我怎么觉得不是啊。比如你现在告诉我说，我过两天要死了，我不大嘴巴抽你一顿也就罢了，总不至于给你钱，再说声谢谢吧？”

段石碑眯起眼睛嘿嘿笑了两声：“傻小子，给我们钱的，当然不是要死的那个人，而是盼着他死的那些人啊。”

“您能再说明白点儿吗？”

“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人盼着别人死，比如儿子盼着老子死了能继承遗产，副职盼着正职死了好挪出坑来让他升迁……每个人的死，像是在拥挤的公交车上让出了一个座位，旁边一大堆站着的人都眼巴巴地盼着呢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差不多吧……我觉得你说总有人盼着别人死，这话有道理。”

段石碑一笑：“你心里也盼着某个人死——对吗？”

地上的影子颤抖了一下。

尽管太平间设置在医院的地下室，尽管太平间只有一扇门通往外面，但是黄静风来这里工作的第一天，就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：夜最深的时候，冷不丁会有一阵很低的冷风从地面上掠过，起初他以为是一双手在脚面上拂了一下，定睛一看却只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两三次以后，他看到有灰尘打着旋儿往门外滚，也听到极细切的飕飕声，才怀疑那是风的作用。他很好奇，这里怎么会有空气流动呢？就站在门口拦了一下那风，结果一阵眩晕，险些倒在地上。后来才从老工友那里得知，太平间里的风，阴气极重，是挡不住的。他问老工友：要是再有风刮起该怎么办，是缩到墙角还是坐在椅子上把腿尽量抬高？老工友说：你要一动不动，让那阴风感觉不到这屋里有活人，它就会自己走掉……

此时此刻，虽然没有阴风吹过，但他的影子还是轻轻地颤抖了一下。

“你心里也盼着某个人死——对吗？”

向着冰柜一瞥。

靠里面一竖排、最下面那扇柜门，严丝合缝地关着，没有一点空隙。

柜门右下角，嵌着一张标识牌，上面写着“T-B-4”。

黄静风粗粗地喘了一口气，瞪着段石碑说：“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确实，很多人都盼着别人死，但断死师又不是职业杀手，聘请一个断死师到底有什么用？难道做儿子的把你请到他老爹的病床前，让你看他老爹一眼之后，告诉他‘你爸一个月之内必死’，然后人家就把钱塞给你？”

“我还是拿公交车举例吧，比如一个座位上坐着个老头，他的旁边站着四五个人，有的站在他对面，有的站在他侧面，都盼着他赶紧下车。如果老头起身之后往侧面走，无疑站在他正面的那个就能抢到座位，如果老头起身之后往正面走，那么站在他侧面的那个一屁股就可以溜到座位上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假如我们来告诉这四五个人中的某一个，那老头将在什么时间、选择哪条路径下车，他岂不是就可以挪动身体抢到最佳位置，在老头起身的一瞬间霸占那个座位吗？”段石碑撸了一把络腮胡子，“我告诉一个儿子，他老爸一个月之内必死，他就有充足的时间，在他老爸弥留之际篡改遗嘱，霸占全部财产；我告诉一个老公，他的老婆半年之内必死，他就可以抓紧给老婆上个保险，等老婆翘辫子之后拿着一大笔钱迎娶小三——你想想看，这些人哪个不得拿我们断死师当爷供着？”

黄静风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：“这个医生也会干啊，医生不是都会告诉家属——快点准备一下后事吗？”

“现在的一些医生，连救人都够呛，何提断死？！”段石碑轻蔑地一笑，“况且术业有专攻，隔行如隔山。你以为你上周五早晨梦遗似的流露出了点天赋，就能做一个断死师了？做梦！一个合格的断死师，不仅要具备大量的专业知识，接受严格的观察力训练，更要反复地实践，你说这人三更死，阎王不能五更收，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率，才能吃这碗饭！”

他歇了歇，接着说道：“再说了，一个医生即便是预测一个人将要死亡，也多半是那患者躺在病床上只有出没有进的气儿，而身边所有人都知道他快死了。断死师可不一样，断死师要能在各个地方：公厕、酒吧、人行道、过街天桥、自助餐厅、T型台下……预测出一个人的死亡，这个人可能是《健与美》杂志评选出的年度健美先生、电视台上夸夸其谈的营养学家、红光满面的企业老板、保健医生簇拥的高级

官员，总而言之看上去完全一副健康长寿的样子，但是我们要从他的只言片语、举手投足中看出，死神的阴影已经从后面笼罩了他。”

说完这番话，段石碑像一个在宴席上酒足饭饱的贵宾，从椅子上站起身，抻了抻筋骨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，那咱们就说好了，你跟我学做断死师，后天开始上课。”

也不知道什么时候“说好了”的，黄静风稀里糊涂地搔了搔后脑勺：“后天在哪里上课啊？”

段石碑本来撑开嘴巴打个酣畅淋漓的哈欠，听完这话竟生生噎了回去，想了想说：“在一个环境跟这里差不多，只是所有尸体都是站着的地方——算是道作业题，你自己猜吧，猜不出来说明你对死亡的认识程度还不够，那就当今晚什么都没发生。后天早晨八点半，在离这里最近的上课地点，我等你，超过一分钟我就走。”

“我想你大概还留了一道作业题给我吧？”黄静风突然说。

段石碑刚刚撑开的嘴巴又闭上了，哈欠打不出和喷嚏打不出一样难受，所以他悻悻地问：“什么作业题？”

“你刚才说了半天断死师能做什么，可是我感觉，你只说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，断死师所能做的，绝不仅仅是决断一个人的死亡时间、地点、方式那么简单，一定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，但是暂时你还不想告诉我，让我自己琢磨——我猜得对不对？”

段石碑一笑，飘然向门口而去，推开玻璃门的时候还挥了挥手。

就在一瞬间，黄静风清晰地看到，一个灰色的旋儿贴地面向段石碑的脚后跟追逐而去，并从他的两脚之间钻出了门。段石碑似乎也看到了那阵阴风，但毫不介意，就像散步的人遛着他的狗。

“我猜得对不对？”他又问了一遍。

然而段石碑的脚步声已经拾级而上。

现在，这太平间里又只剩下了他一个人——确切地说是唯一一个活着的人。

沿着冰柜走到最里面的一竖排，他坐下了，地板冰得屁股发烫，但他还是那么坐着。

我，黄静风，身高一米七八，瘦长的脸孔总是苍白的，有点歪的脖子习惯性地向后梗着，豆粒大的眼睛，睁开是白垩样的眼白，闭上是白垩样的眼皮，半睁不闭是白垩样的绝望，像现在这样，头枕在冰柜上，腰以下的两条腿叉开着，简直就像是一具刚刚被行刑队击毙的尸体。

断死？断死？难道段石碑看不出，我才是快要死的人吗？

很久很久，他慢慢地伸出右手，抓住身边一个柜门上的把手。

哗啦啦。

随着一股白色寒气涌出，标号为“T-B-4”的冷冻屉从冰柜里被拉了出来。

躺在冷冻屉上的是一具女尸，黄静风轻轻地掀开盖在她脸上的白布，露出了一张墨绿色的面庞。

黄静风端详着她，情不自禁地伸出了手，抚摩着她的面庞，梳理着她的长发，一不留神，两根从头皮上脱落的头发夹在了手指间。

“我猜得对不对？”他问。

她闭着眼，没有回答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黄帝的咒语》呼延云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5156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